

咄咄吟

自序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揚威將軍奕經奉
旨進勦寧波英夷道出吾蘇駐節滄浪亭行館僕投效
軍門荷蒙收隸麾下隨至浙中始命入寧波城偵探夷
情繼命監造火器尋又帶領鄉勇派赴前敵終命幫辦
文案入核銷局查造兵勇糧餉清冊被遣後又命列敘
軍務始末繕具親供備刑部入奏故於內外機密十能
言其七八顧一載之中委蛇戎馬閒毫無建豎以爲涓
埃之報媿已而獨有所不解者當其初糧餉未足兵勇
未集器械又未備利不在速戰而督撫促戰之使日三
四至卽將軍亦若大功可唾手成乃一經小挫衆心渙

散不復整齊之以圖再舉而坐視暎夷之大肆其毒是可怪已且軍興以來奏撥餉銀各督撫動謂經費有常及與暎夷賄和則竭數省藩運道庫數百萬之多而不之顧惜數不足則設法令紳士捐輸又不足則刻期書券以俟按年發給若惟恐暎夷之不飽其欲者夫以此巨餉何不可戰即不可戰何不可守乃各大臣旣甘心與犬羊之族爲城下盟而將軍亦作壁上觀不發一語是更可怪已他若夷情緩急郡縣官祗稟報督撫而不及將軍凡事民閒業已喧傳而帥府尙須探聽各督撫旣不相咨商又不相知照遂至江蘇已經修好而浙江尙議進兵歧路徬徨轉爲暎夷所笑又若調募兵勇全

無節制驅之使戰遇賊卽逃既潰之後並不加罰甚且將軍派某人為統領督撫又派某人為隊長非但將與兵不相識并兵與兵亦不相知此數端殆積弊使然耶抑權不足以相統而至此耶雖可解也而亦可怪也雖然　國家承平既久一旦命將出師徵調絡繹徭役繁興固已擾商旅駭閭閻人心搖搖怨讟四起又況一將出京從官數十非若外任督撫使屬員如臂指書吏隸役一一有成例可循營中則凡事須憑空創起總理軍機者為印務處專管兵籍者為營務處主檔冊者為文移處主刑法者為文案處以及糧臺支應局翼長等處一處派官三四員一員帶供事戈什哈及幕友家丁十

餘人一城之中忽添此數十官員而且將軍之外復有參贊參贊之外復有欽差欽差之外復有小欽差彼其麾下亦各有印務營務文移文案等處體統愈尊則郡縣官之供應愈煩郡縣官之供應愈煩則督撫之袒護愈甚又況隨員之中良莠不齊廉墨並立非其親戚故舊即係出京時王公大臣所推薦不得不委曲瞻徇而其人直視軍營若利藪法紀聲名罔所顧慮督撫乃咎及主帥而菲薄之郡縣官又迎合上官意旨而詆諆之或且阻撓之於是主客相齟齬滿漢相傾軋文武相推諉兵民相疑忌而主帥遂成怨府矣幸而得勝猶可辯衆口一不勝而訕笑滿前轉若以喪師爲快此欲求免

於其事者之見侮且不可得何暇謀敵嚐同爲　國家大臣而以睚眦之忿自分畛域若此是誠何心哉然使爲之帥者申明賞罰訓練士卒結之以腹心馭之以智術濟之以威權激厲衆志而作之氣猶可說也而又不出此今日議戰明日議和務求一萬全之策惴惴焉不敢輕於一決究之敵東亦東敵西亦西蒼黃應援疲於道路卒使海疆數千里逆燄如沸羹幾幾不可撲救此固近日行軍之通弊乎而實誰之咎哉計自將軍南下以至蕆事徵兵一萬一千五百人募鄉勇二萬二千八用餉銀一百六十四萬五千兩籌畫一載而卒收功於通商之議惜哉僕本書生不習　國家例案何敢妄譴

一詞然軍旅之中聽覩所及有足長膽識者暇輒紀以詩積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爲二卷題曰咄咄吟言怪事也今軍務既竣矣回憶前事歷歷具在其果可解也耶抑不可解也耶姑筆諸書以俟夫後之解之者

題詞

鵬紅詞客

昨從海上駕帆來（甲辰夏余自閩還吳由海道而行）親見飛濤卷礮臺
番舶晝開軍鼓靜舟山秋霽陣雲開亦知議戰非長策
可惜安邊少將才回首沙場成一哨如麻白骨蔽荒萊

書生似爾膽眞豪上馬曾揮殺賊刀詩史一編傳杜甫
良家十郡感陳濤蠻奴蝴蝶新番陣上將鴛鴦別演韜
孤負封侯年少夢團花空黯舊征袍

豈無上計策陳平已報黃金鑄幣成壯志何難乘破釜
奇功容易説翻城半江木葉秋鳴角一嶺梅花夜撤兵
終是金川軍力奮頭顱五百送田橫

鄧征西更杜征南可解猿公劍術參籌筆未成吾輩老
犁庭有策幾人諳詩眞自足垂懲勸權在何妨使詐貪
不解文臣偏惜死酬功　聖主最恩覃

無際盦主

濁酒難澆磈礧平撫膺往事歎無成和戎果否收全效
聞道中朝厭論兵
一番游戲棘門軍坐嘯胡牀待策勳遼海歸來雙鬢改
上書應悔學劉蕡
杜甫蒼涼詠八哀戰場親見國殤來行間功辠模糊甚
合讓詩人有史才
鐙前拍手唱烏烏贏得隨身一劍孤儻幸羌村長穩住

閉門種菜計非迂

鷗波老漁

慷慨從軍樂悲歌行路難正愁兵氣惡那得賊心寒師已姦胥濁刑偏愛將寬此中成敗局冷眼有人看

浪說翻城策同麋報國身英才誤庸帥敗績見完人帶汁逃羞葛張髯怒奮巡忠魂奇句慰斗大走青燐斗大青燐走國殤集中句也

幕府淸流集軍門廣廈開鳳鳴驚一士狗盜笑羣才義旅官能冒奇功世共猜指補陀洋之捷勞君磨盾記抵得策勳回

並海鋒纔挫橫江欲又驚帳中方坐嘯城下已聯盟務

合藏金匱錢難算水衡空教投筆者詩史擅才名

炳燭子

執挂東南半壁傾頻煩節鉞寄專征似聞幕府英流集
卻讓書生力請纓
爭思賞博爛羊頭幾見渠殲血髑髏閒煞羽書磨盾鼻
壯心聊付管城侯
秋窗鐙火一編披憤激詼諧並有之魑暫未禽裁露布
禡牙將祭溺師期
不勦還能就撫無浙西蹂躪又東吳局中功罪分明甚
賴有才人記事珠

蓮花庵居士

東南鎖鑰竟如何偏是儒生感慨多詩史卽今功罪定
羽書當日見閙訛空煩白簡彈房琯又費黃金下尉佗
戎馬場中經歷久請纓壯志轉消磨

海氣沈山不放青礮車聲怒卷飛霆荒村夜宿陰燐暗
廢壘春耕戰血腥幕府籌邊餘涕淚封疆報 國在調
停歸來收拾弓刀夢且閉柴門讀武經

看雲僧

拔劍出門去行轅力請纓防邊無健將殺賊有書生冷
眼軍前事傷心城下盟誰憐磨盾墨空博著書名

節鉞專征日胡牀坐嘯時狎朋參將略姦吏漏師期覇
棘軍如戲陳陶死可悲駱駝橋上望戰血洗江湄

一蹶勢難振三軍氣不揚催輪投鼠雀媚敵獻牛羊紅
粉藏官舫青燐泣戰場和戎眞上策從此息兵防
軼事從頭記千秋作笑端然犀情畢現談虎膽猶寒兵
旅何年整邊才自古難殘編須護惜休與外人看

咄咄吟目錄

咄咄吟卷上

嘉業堂叢書

貝青喬 木居士著

嶺南高築受降城魋結披猖自敗盟仰見雷霆天怒赫軒弧舜戚復東征

𠴰夷之擾我海疆也自兩廣總督林則徐閩浙總督鄧廷楨大學士琦善伊里布或主戰或主撫兩載於玆終無成局　上乃斥林鄧等四人命靖逆將軍奕山參贊隆文楊芳統大兵赴粵進勦之戰稍卻𠴰夷益猖獗奕山等遂竭帑藏及洋商伍潘等姓銀六百萬兩厚犒之𠴰夷乃罷兵時新任閩浙總督顏伯燾浙江欽差裕謙猶主進勦之議故𠴰夷自粵引兵而

東攻陷福建廈門未幾又陷浙之定海鎮海兩縣及寧波郡城裕謙及四鎮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謝朝恩死之事聞　上震怒復命揚威將軍奕經參贊文蔚特依順督師赴浙并飭各省會勦云

相公推轂重朝班一意長驅破蔡還滿望淩煙今代閣威名褒鄂定堪攀

將軍奕經　高宗純皇帝曾孫成親王永瑆孫也少以侍衛從軍喀什噶爾積功仕至協辦大學士

上頗倚重之故有是命初琦善以直隸總督誤信漢姦之言奏參林則徐嚴辦粵東鴉片煙不足服𠸄夷心　上乃革林職而以琦善代之琦善至粵撤防

主款迭爲嘆夷瀆請并割香港與之夷心猶未饜攻
昭大角沙角虎門等處琦善仍勒兵不戰致提督關
天培副將陳連升及其子陳鵬琛等援絕陣亡 上
聞之大怒下琦善刑部獄及將軍奉命出征大學士
穆彰阿奏請帶琦善赴浙將軍詢琦善可與議撫不
可與議戰特嚴卻之而挺身南下云

阿父雄心老未灰酒酣猶是夢龍堆呼兒一劍親相付
要濺樓蘭頸血回

家大人喜談兵曾在宮保盧坤幕中當公平定逆回
張格爾及猺匪趙金龍之亂不得親在行間嘗引以
爲憾及嘆夷滋擾閩浙僕嘗作雜歌九章以寄慨家

大人見之謂兒有敵愾之志兒何弗從軍也僕遂詣

軍門投效瀕行時授兒一劍并作詩相勗有不斬樓

蘭莫便回之句

附雜歌九章

朔風吹決黃河口汴梁城外蕩如藪又驚閩浙軍書

來廈門甬江兩不守是時吾蘇樂有餘彼蒼天者人

謂愚八月同慶 聖壽節笙歌夜夜喧街衢

實我倉穀城我城倡議乃有鄉先生又聞大吏議防

堵六門設兵三百名錢塘郵報寇氛遠三日聚謀謀

漸緩天邊星使紛南馳火速辦差置行館

有客有客議團練肝膽照人人不見或言避城或避

山皇皇徑欲棄鄉縣壯夫有血吹不涼酌酒誰與歌
同裳三更起拔長劍舞雄雞喔喔天雨霜
野雉飛匿草田裏知畏其首不畏尾陡然驚起復遠
颺終入庖人湯鑊底出門滿地皆網羅推埋如爾惡
少何秋霖未集已先徙有智不如螘在柯
朝見兵船海上去浙東議戰要防禦暮見兵船海上
來粵東議和仍撤回兵船來往日如織官符捉船船
戶匿商旅坐愁行路難江湖滿地生荊棘
兵災水災相比連斗米五百青銅錢救荒有例免關
稅日望漢陽來米船霜風凜凜雨霎霎黃雀苦飢啄
菜甲此時民愁官亦愁糧艘已下天妃閘

吸煙者絞販煙殺禁絕煙匪有嚴法爰書三載下縣官縣官奉行編保甲黃流滾滾源不澄閭閻積嗜終莫懲兵塵日近煙日賤白晝尸臥開帷鐙

豫東築隄河之滸一寸黃金一寸土海疆籌餉兼募兵司農捐例新頒行貲郎慕義爭報國上賞優至二千石嗟爾下士棲蓬蒿閉門臥讀劉蕡策

桁無完襦甑無粟老妻瑣瑣辦冬蓄汝飢汝寒且勿言世上瘡痍紛滿目風稜刮面霜葉枯敗牖歌出聲烏烏唐衢有淚不敢哭痛飲一醉求模糊

匣啟金縢選俊髦紛薦采取到吾曹錦囊爭獻籌邊策好檢彌縫古豹韜

初將軍奉 上諭凡文武員弁及士民商賈中有奇材異能或一材一藝者均准詣軍前投效有功從重獎賞故自渡江以後營門外特設一木匱願投效者許納名其中三日後傳見有能稔知夷務者亦許密陳得失於是獻策者凡四百餘人投效者一百四十四人僕因得濫入幕中及將軍駐節嘉興麾下隨員恐人攻發其私慫恿將軍收去木櫃不許密陳幷投效之例亦因以閉

大纛臨風凍不翻雪花如掌沒行轅何堪促戰三更急警報妖氛撲斗疊

將軍奏調陝甘川黔各省兵一萬人奏撥戶部餉銀

一百萬兩適屆嚴冬積雪高四五尺道路冰塞不能刻期南下故駐札蘇州以俟各路兵餉而㗖夷聞有進勦之　旨益逞其毒迭犯慈谿奉化餘姚三縣城浙江巡撫劉韻珂畏怯屢請將軍進兵時將軍麾下祇南陽營兵一千人南河總督麟慶借餉銀二萬兩鎮江府祥麟借餉銀四千兩江蘇布政使程矞采借餉銀一萬兩均不敷用故未進兵而韻珂以爲有意遲延遂與將軍有隙韻珂派來文武巡捕官每以將軍動作密報將軍惡之呼爲監軍嫌隙之生此亦一端

斗亹餘姚地名俗呼斗門

銅柱爭思快勒名參謀賓從聚如林鳳皇池上絲綸客贏得詩人賦小星

初將軍隨員六人郎中賈承楷員外阿彥達御史胡元博主事楊熙七品筆帖式聯芳中書張炳鎮奉旨帶赴浙營聽候差委故六人恆以小欽差自居提鎮以下進見必長跽相稱必曰大人後并投效人員主事陳宗元郭維鏈指揮汪傳霖等亦自附於大人之例顧大人既多傾軋漸起同列中中書官級最卑或戲炳鎮曰小星小星謂星使之小者或曰端木詩傳申培古魯詩皆以爲小星小臣奉使之詩此用古經義旋乃互相嘲謔赫赫大人均稱小星矣

怪底鑄帷勢孔艱妖訛萬口不能關難將敵虜交歡意移入雙旌六纛間

初唤夷陷寧鎮定三城脅令民人王日豫寄書巡撫劉韻珂欲引粵東之例索餉犒師韻珂饋送牛羊約以暫緩時日唤夷果不進犯是以韻珂頗德之又因將軍遲不發兵奏請前任大學士伊里布至浙仍主撫議而謂將軍逗遛蘇郡恐不足以了此事江蘇巡撫梁章鉅於冬至賀節時衆中傾仆狀若中瘋奏請開缺養病而摺中亦涉及將軍辦事迂緩兩江總督牛鑑因防堵吳淞口奏調河南營兵一千人令壽春鎮總兵尤渤帶領渡江適遇將軍於京口驛將軍遂奏留麾下不聽其赴吳淞是以鑑與將軍亦有隙參贊特依順自粵東來蘇亦主招撫與將軍議又不合

由是各帥意見紛歧訛言四起而將軍轉成孤注矣
虎牙環立䀹眈眈駭聽懸河坐上談昨日請纓今請劍
帳中原自有奇男
舉人臧紓青宿遷人將軍故友也慷慨多大志初將
軍出都時或戰或撫游移兩可紓青極言歷年招撫
毫無成效且恐有損　國威將軍之志乃決及渡江
後聞浙中官弁遇賊即潰請將軍奏斬提督余步雲
知府黃冕鄧廷彩同知舒恭受等各逃官以立威望
將軍從其言摺甫欲上適奉　廷寄批回浙撫劉韻
珂蘇撫梁章鉅二摺傳　旨申飭用是將軍惴惴自
危而請斬逃官之議遂寢

東南扼要兩分兵千里潛師夜斫營果有岳侯神算在
何難唾手復三城

將軍因浙省兵弁自欽差裕謙死難後迭次潰逃不堪臨陣且其中多藏漢姦尤恐語言漏洩（起時閫內防範極嚴密出入必校對腰牌稟事不得直白必用小牙版默書隨覽隨拭以防左右耳目蓋其初軍機固若是其慎也）故特令前襄陽知府金石聲應州知州段洪恩游擊劉天保等赴山東河南安徽各省召募鄉勇密令伏入寧鎮定三城而以陝甘川黔勁兵兼程進擊之此將軍之初策也繼因道路遼遠不能兼顧遂分派泗州知州張應雲駐曹娥江接應寧鎮二城事宜謂之南路海州知州王用賓駐乍浦接應定海一城事

宜謂之東路
金牛頓隔萬重山一月猶稱火速還惱殺江風連夜急
又催雁信下雲間
浙撫劉韻珂以將軍久駐蘇州頗多疑忌嘆夷陷奉
化之信故令驛中遲遞延至二十七日始自杭達蘇
將軍得報入奏而韻珂之摺久已批回將軍怒嚴查
遲遞之故欲懲辦驛官繼知旨出韻珂乃遂隱忍中
止然已奉　上諭申飭矣將軍謂驛吏多貽誤且來
文每被私拆恐有漏洩派員別設水站以通往來既
而進駐杭州有密札詰問張應雲伏勇一事特遣家
丁尚祿齎往曹娥江乃尚祿問路於驛吏誤曹娥爲

吳淞遂北走松江府迫其回營而寧波已敗績矣
長年倚柁馬騰槽奉檄憐他倦伐鼛不有嘉禾彊項令
早應相犯到秋毫
將軍駐節蘇州兩月隨員中頗有向州縣官需索者
差役繁興怨言四起蓋江蘇官以辦差之久而怨浙
江官以辦差相待之久而亦怨也旣而道出嘉興參
贊文蔚之僕某妄有徵求直入縣署肆鬧秀水知縣
殷焯逵坐堂皇掌責之懷印詣轅門聽參文蔚甚怒
將軍排解之乃罷舉人臧紆青因勸將軍行文各州
縣凡大兵過境祇須整備夫馬船隻餘皆飭支應局
供給云

一劍如霜放膽來蛟門盤浦路縈洄前驅莫笑書生懦
虜腹中間去復回
將軍分遣投效人員編修朱楷廣西臨桂人前以翰林大考懷挾黜革發配天津令徒罪期滿求軍中投效知州聯璧縣丞錢肇錦等二十五人潛入寧鎮定三縣城偵探夷情并查看進兵之路僕與廣西拔貢生銀沆同行由上虞餘姚取道後山北之鳴鶴場其地富戶多設鄉兵誤疑僕爲漢姦執送場大使葉天培出袖衣中印札示之始得解繼募鄉導余功葉安邦引入寧城時𠸄夷在城內者不及三百人城外泊夷船兩隻然巡邏頗嚴密僕進鹽倉門時盤詰數四幾不得入并見城上懸一首級下揭

告條大書淸官呂泰來來探軍情故梟示云云呂亦將軍所遣也

附留別家人作六首

陋儒不自量奮身入虎隊戎服夜歸家里老共驚怪排闥相問訊環集一鐙對此行實鹵莽揶揄亦吾愛愴茲歲將暮兵氣皆曖曖三日釀成雪風刮下雲背融入萬竈煙凍合一天晦明當具刀裹前驅敵王愾今宵姑作歡貰酒澆胸塊四座各贈言書紳以爲佩

酒罷還入內攏鬢視吾婦昵昵牀笫私壯夫得毋醜十年結髮情忍遽棄之走吾婦頗會意笑言承吾後叮嚀數寄書用慰姑與舅鍵戶相對貧菽水尙多負

況今起行間擔承在女手生還定何日中腸欲盡剖
恐吾語不祥急起掩吾口但云好自愛去去莫回首
君當愼戈鋋妾當愼井臼
宵犬隔巷吠靜聞剝啄聲呼婢出門看急足來自城
殷勤將主命流汗走深更主適病在室不得親贈行
肩送兩囊米袖出一書呈書中何所道開讀挑短檠
上言急王事踊躍邀前程下言勿內顧急難有友生
晨興上堂上長跪別阿父阿父顧兒喜雙眉色軒舉
爲兒整戎裝檢視到干櫓回頭別阿母阿母更無語
絕裾忍遠行盛氣一消沮阿父促兒走謂兒心勿苦
區區愁戰死死綏亦得所生爲蟣蝨臣義當灑肝腑

授兒劍一握入穴刺蛟虎勿孤大帥恩臨陣或不武
勉矣早凱旋飲至吾望汝
有奴頗謹愿事我十載餘恐我挈之往避去如亡逋
念其執賤役一飽無遠圖疇能繩以義其命相馳驅
亦有同袍友死生矢不渝昨夜單帖下奔命非一途
行行摩敵壘悄悄余心孤
郄前二嬌女輾轉爲父愁孩心發危語刺刺不肯休
長女膽尤怯急淚承雙眸牽衣門前路怨父何寡謀
傳聞鄧山下磤雲若火流迅雷一聲落轟散千兜鍪
蟲蟻有趨避孰肯燖湯投父今挺身去豈與性命讐
少女強解事謂姊無煩憂明年破敵反看父當封侯

堂啟金絲咽碁猗阜旗誰衛素王家不堪翠館雙聶女忍抱羌渾作小嬰

僞欽差大兵頭噗嘛喳爲夷酋之長安突德郎晏達拉士禡禮遜麻公太三人僞稱水陸大都督郭士立僞攝寧波府盧卜且僞攝鎮海縣事巴麥嚀郎巴吉僞攝定海縣事劫奪貨財姦淫婦女寧波一城荼毒尤甚府學大成殿爲其巢窟郭士立日練夷兵於此嘉慶初金鷲賊徐添德犯鄉水縣舉人甘晃夢先賢仲氏示以書子路之神四字於阜旗插當四門賊職裂遂奔潰噗嘛喳閒日入城一至其地盜不敢輕易離船也士娼殷狀元有二女招贅郭士立爲壻其義子虞得昌乘勢擅作威福出入用提督余步雲所棄之儀仗勢頗

烜赫人皆稱爲虞二舅翁云婁字不見字書海島逸

誌載夷人稱妻曰婁作平聲姑從之

附入寧波城詩一首

乾雪積原野曜日開老晴崎嶇走間道冒凍凡幾程

江楫朝潛渡雲梯暮縋城城中十萬戶雞犬宵不聲

詭語恃鄉導微服窺敵營始知帷幄內羣議徒縱橫

決勝在百步十步有變更憑諜遙臆度焉測彼我情

審幾豫能定應變猝或驚安得蔡州將夜半馳神兵

游魂夢顛倒春枕蒻厥生腐儒臨虎穴命擲鴻毛輕

憤血中自熱外壓寒氣平草橋踐冰沍荻炬引路明

出險就荒堠邏卒角亂鳴

鬼腊轜轅別有車霜餹潔白漬如瓜何如耶律輿尸去
滿腹紅鹽一㡌兕

有小白夷酒醉登船失足墮甬江羣鬼蒼黃援救已
溺斃乃以白餹殮其屍或曰鲫噗嚇喳之子故以餹
殮賤者不得用此法也

知他鼻祖在陰曹境主何堪此刼遭更有窩門殘阯在
神靈豈獨怨紅毛

寧波城隍廟廊下塑黑白二無常狀極獰惡㕘夷見
而喜曰此我祖也何得屈居下位乃毀城隍神及鬼
判像而遷白無常於中座遷黑無常於旁座朝夕頂
禮焉窩門山下土穀祠山陰會稽二縣常遣家丁於

此辦差川兵夜過境欲索船夫及紙燭心紅適辦差
者已入城川兵不能待怒毀神像及祠門而去土穀
神他處皆稱城隍惟四明稱境主見錢大昕鄞縣志

滿城兵燹淚痕多風雨姚江放棹過他日不堪重記憶
一邨牛與一邨婆

英夷陷餘姚知縣彭松年適以事赴省乃恐喝典史
林朝聘曰城中如敢屯留兵勇決不爾貸朝聘唯唯
聽命英夷乃舍之而去僕於十一月初八日過其地
見城外民居數百家燬成平地後清門橋亦爲夷礮
轟毀舟子告余曰有群夷淫一村婦婦故健手擣衣
杵亂擊群夷乃逸又有黑夷縛一牛牛知其將殺己

也奮觸黑夷斃此二事僕嘗歸述之將軍前舉人嘁紓青聞之擊節歎曰奇哉此婦乃能擊賊壯哉此牛乃能殺賊

花筒巧樣製流星鎔出紅銅作發硎媿我鳩工渾未識舊圖傳自火龍經

僕自寧波反命後將軍令監造飛火銅槍五百具形如大花筒長一尺二寸圍四寸中容火藥四兩上有槍刃下有木竿點放時宛似流星謂可燒夷船篷索其式來自黔中提督段永福之故物也火龍經明東寧伯焦玉著專言火器之書

春盤臘酒夜讙呼鈴閣喧傳下虎符好是畫師能點筆

指揮如意獻新圖

初將軍定期除夕開兵特令張應雲爲前營總理并將各路兵勇分隊撥赴曹娥江令應雲若何暗伏若何明擊一一授以方略是時捷音之至若可計日而待也幕客王丹麓工畫山水人物元旦進指揮如意圖積月而成筆法雅近北宋畫院中名手將軍頗珍愛之徧屬麾下題詠後爲文參贊攜去長谿嶺之敗不知終落誰手矣

懿懿芬芬古殿幽歲朝虔祀漢亭侯飃風敢望神相助一卦靈籤卜虎頭

西湖關帝廟最靈應元旦將軍往禱之占一籤中有

不過虎頭人一嗅全家誰保汝平安之句越三日所

調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率其衆至皆戴虎

皮帽將軍喜謂收功當在此特厚賞之於是軍中相

效有黃虎頭黑虎頭白虎頭飛虎頭等帽及進兵無

驗有獻策者曰投虎頭骨於龍潭可激龍起擾沒夷

船也卒亦不驗前歲六月粵東尖沙嘴颶風大作漂

沒民寮數百家適夷船乘風駛入閩浙洋面靖逆將

軍奕山誤謂盡數沈溺遂以神助入奏觀音天后均

加封號

放得文人出一頭揮成露布墨花浮今朝又搭孫山外

我自槐忙慣灑愁

將軍幕下多文墨之士開兵前十日命擬作露布其

得三十餘篇將軍甲乙之首推舉人繆嘉穀詳敘戰

功有聲有色交同知何士祁洋洋鉅篇典麗矞皇亦

燕許大手筆也

刺史風流績幄開居然將將有奇才莫嫌輕借留侯箸

請得專征節鉞來

張應雲承將軍方略駐札曹娥江爲前營總理調遣

各路兵勇分隊進勦而各省帶兵官班秩皆出應雲

上不聽指使互相推諉將軍怒授應雲令箭一徇於

軍中曰如有不遵張某節制者雖提鎮大員立與嚴

參由是各武弁勉强承命而應雲之權益重矣

果否鄉兵練滿營帳中書記最分明勞他寸厚軍家牒避卻雷同撰姓名

或獻策於張應雲曰北勇由他省咨來實額實餉無從影射不如兼募浙人爲南勇可浮報一二預爲他日報銷地應雲深然之令紳士李維鏞林詰范上組彭瑜等領募造冊呈報將軍共九千餘人人數既多不及訓練幷不及點驗及三月間將軍稔知其弊急飭應雲全數裁撤而所費帑銀核算已及十餘萬兩

號令誰登上將壇運籌嘔出錦心肝飽聞夜夜錢淸路蠟裹花箋送一丸

將軍札飭投效人員隨同張應雲辦事者共七十餘

人應雲深恐軍機漏洩除同知舒恭受知縣葉堃一

二親信之人密議外皆不得與聞而舒葉諸人又用

寧波漕書陸心蘭等爲心腹由是與將軍初議日漸

相反而軍機亦盡洩矣時將軍駐札紹興應雲逐日

所辦軍事夜必密函報聞應雲旣爲陸心蘭所給密

函中稟報之事半屬子虛而將軍據之入奏凡伏入

寧波者十七隊伏入鎭海者十一隊幾若收復二城

易如反掌云開兵時僕實在寧波駱駝橋後在將軍

幕中見密函乃云僕與鎭海人包祖才同帶南勇五

百人設伏招寶山搶奪礮臺是則僕亦茫然矣

摸棒小隊不嫌孤認得金川黑幟無怪底軍聲宵一鬨

孝廉船上獻夷俘

張應雲令舉人沈國樑募兵二百人屯會稽皋埠以聽調時金川屯土司阿木穰帶兵甫至曹娥江命其下甲耳蚌等十人巡哨誤入皋埠國樑詫其衣服詭異言語佅僸腰牌字迹又與夷字相類遂率鄉兵莽捕甲耳蚌四卡松阿耳金額三人傷重投白墖洋死餘七人縛獻張應雲營中屯兵聞其同伴之被創也合營鼓譟幾成奇變按察司蔣文慶多方曉諭對衆杖鄉兵三十人枷下國樑於獄乃解後屯兵既撤國樑得其友高延祉何瑞圖二舉人營救出獄餘衆亦無罪摸椿者屯兵分隊巡邏之名

部伍新成得所交兌教駐會日譊譊營門小肆懸高榜

義取義經第一爻

曹娥江雖屬孔道而居民數百家從無大市集自各

路兵勇札營後日用所需數倍其價市儈居奇又必

欲以錢交易兵勇持銀入市被欺尤甚將軍聞之特

飭支應局開設隨營錢店四標以元勝亨勝利勝貞

勝諸名兵勇領餉銀先以店中易錢始入市市物云

四店皆在籍布政鄭祖琛管理後在曹娥江當兵敗之後爲從夫搶散

郭門里柵路迢迢到處紅黏小告條方說四寅期要密

漏師早有寺人貂

將軍欲取虎頭之兆因改期正月二十八日四更開

兵謂適遇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時也師期不
密㗢夷聞之轉出僞示令居民屆期遷徙毋得自罹
兵火云云并於城廂內外多貼四寅字小紙條
屹然孤閣月湖閒烽火愁看郭外環郄憶龍門先見遠
奇書祇合貯名山
天一閣明兵部侍郎范欽藏書處也乾隆時開四庫
館收錄遺籍生員范懋柱獻祕書七百餘種
高宗純皇帝賜圖書集成一萬卷以獎之蓋收藏之
富甲天下焉閣在城內月湖畔適當㗢夷出入之衝
故進兵時生員范邦㫷范邦麟范昇等稟請曰城初
陷遺書幾不保生等以先澤所在死守不去今幸無

恙不日大兵破城恐兵勇或不知願乞執照預爲禁

壓將軍乃發給告示而去

曹娥廟裏夜傳呼牛飲淋漓犒百觚祭罷螯弧天似墨

一齊卷甲渡梁湖

將軍調張應雲設伏周密乃自紹興移營東關正月

二十四日在曹娥廟祭旗發兵凡攻寧波西門（郎望京門）者三隊金川土副將阿木穰帥屯兵四百人爲頭敵

游擊梁有才守備王國英等帥四川提標五百人爲前鋒策應提督段永福帥貴州提標八百人爲總翼

長攻南門（郎長春門）者三隊游擊黃泰守備魏啟明等帥甘肅提標五百人爲頭敵總兵李廷揚帥江西水師

六百人爲前鋒策應提督余步雲帥湖北撫標八百人爲總翼長攻鎭海城者三隊游擊劉天保等帥河南鄉勇五百人爲頭敵參將凌長星帥陝西提標五百人爲前鋒策應副將朱貴帥固原提標五百人爲翼長攻招寶山威遠城者二隊金川瓦寺土守備哈克里帥屯兵三百人爲頭敵都司聶廷楷帥山東河南北勇六百人爲前鋒策應寧鎭二城之間瀕江有村曰梅墟參將李俸舉都司謝天貴帥山東北勇七百人屯其地以截㗂夷中路張應雲等帥四川督標兵及山東北勇一千二百人屯駱駝橋爲後應文參贊帥總兵恆裕副將德亮帶陝甘兵二千人屯長谿

嶺爲總應將軍自帥提督陳階平總兵尤渤等帶四
川河南兵二千人屯東關天花寺
大家飛步陟崔嵬後隊無須鼓亂催滑滑春泥三百里
連郡午市喚難開
自曹娥江至寧鎮二城或由餘姚沿江走丈亭西壩
或由慈谿走長谿嶺東田湖或由龍頭場走雁門嶺
蟹浦約二三百里雖山路崎嶇然郡井繁富可市食
物故進兵時祇發餉銀不發糧米詎意鄉民聞官兵
過境遷避一空我兵絕糧麕欲潰散各武弁飛飭曹
娥江支應局急送糧米接濟而支應局各員憚於前
進轉運濡滯我兵遂飢憊不堪矣

幾隊肥男幾瘦男前邪後許走趯趯況堪硬雨傾盆急絮厚濃雲潑遠嵐

粱湖以東惟木拖船八官船滷船可通往來而船小如葉不能重載餘姚知縣林朝聘慈谿知縣王武曾等特雇二百餘船以應用然猶不敷文武各員乘坐故凡軍裝器械皆藉役夫搬運而所雇役夫二千四百人半係乞丐體羸力弱日行三四十里適遇宿凍初解加以連日淫雨道路泥濘中途已逃亡過半矣

千觔重拽佛郎機破敵全憑一震威見說焚岡休太烈車箱轟地卸紅衣

凡平夷大礮轟天神火礮劈山礮等器大者八千觔

最輕亦五百觔皆以小車乘載前挽後推始得運動往往陷入深淖中每陷必數十人力舉乃出故兵丁與役夫深以爲苦適值巡撫劉韻珂飛咨將軍謂寧鎭二城居民稠密大礮轟擊誠恐玉石不分將軍乃下令軍中無輕易用礮兵丁役夫方苦運礮之難聞令後拋棄滿塗輕身前進廹開仗之時短兵接戰遂不能抵敵矣紅衣礮當作紅夷謂出自西洋佛郎機也製礮者誤爲紅衣每礮皆裹以紅綢云

不見前行鐵裲襠腰間誰插箭盈房皮牌張出屏風様倚作長城蔽里牆

武弁無鎧甲者兵勇人給一號褂而已惟縣丞李惟鏞有一鐵甲

此或因鐵甲厚重不便衝擊耳至若弓箭之設我朝
尤重上而御營大閱下至各直省行伍操演無不於
馬步間講習此技乃僕自入軍中僅於副將朱貴處
見弓二張箭二房主事楊熙處見弓一張箭一房是
可異也僕嘗舉以問一武弁弁反詰曰公等以經義
詩策進身而莅官以後秪須奉行例案此何故耶僕
亦無以答皮牌編竹如屏蒙牛皮二層謂可禦礮然
僕曾親見演試礮勁牌弱一擊則連牌飛去蓋一無
用之物耳避礮無良法如滷汁緜被及魚網等物倉
猝間豈能從容張挂要維以伏地爲最善礮門初然
有青煙騰起見即匍匐而礮火從背上過矣夷礮雖

可及三里而一里以外便不能傷人葢火性炎上漸遠則漸高但見鉛丸如流星其聲如鴿鈴從半空飛過而已

壓篷雲塊大如磐入暮東風轉相竿五百甆船供一炬滿江鼎沸卷紅瀾

夷船最忌火故將軍命張應雲等特備火攻船以燒之每船用桐油二百觔硝磺四十觔草柴三十擔聯五船爲一排期於潮退時連檣並進一船火起五船並發圍繞夷船付之一炬並命城內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爲號奮力開仗乃縣丞李維鏞等帥火攻船二百二十五隻從李磢渡結隊出江時將二

鼓東南風陡作夜潮方長我船不能順流而下船勇
又畏懼夷礮不敢駛近夷船相距十餘里火已先發
時同知舒恭受帥火攻船二百八十隻甫行至樟市
小港瞭見火起遂亦舉發夷人驚起駕船來撲兩路
鄉勇逃竄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餘均
被刦去夜反以我船縱火來燒沿江營寨云舝船係
嘉慶時壯烈伯李長庚所製
擅碉𨫼峒鬱崔嵬萬里迢遙赴敵來奮取螯弧誇捷足
百身轟入一聲雷
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爲寧波西門頭敵其部
下最爲驍勇善用鳥槍擊人於百步之外無不中者

乃自軍中有不許輕易用礮之令并鳥槍亦不攜帶秖以短兵器接戰初英夷於西門月城内潛掘深阬設伏地雷火礮及屯兵進攻城門洞開佯若無備總翼長段永福誤謂夷人已竄遂令我兵拔隊而入甫及月城機動礮發我兵蒼黃四走適街巷湫隘不能退避遂多傷亡而屯兵首罹其禍自阿木穰以下共死一百人云

血海傾翻萬火輪貔貅分隊壓城闉突烽冒燼捐軀死我亦痎心誤六人

初張應雲命甯波監生胡我鑾武舉人葉長庚召募鄉勇二百五十九人以聽調遣胡與葉皆籍隸慈谿

後山北所募鄉勇多係鄉里不聽驅使將軍遂命投效知縣程鍾英及僕往彈壓之迨進兵時此路鄉勇未經札調鍾英謂坐糜糧餉不用則不如弗募也堅欲進戰僕亦慫恿之遂同從九品程福基帶赴寧波西門適遇總翼長段永福按隊進城之時詛鄉勇不應在前壓入後隊而月城中地雷既發火燄四起夷人大開北門郎永豐門轉從小路蜂擁而至後隊反當其衝鄉勇頭目陸承蘭毛大光韓大林等六人爲礮轟斃餘衆亦潰散

陡見鵶羣健鶻來紫薇街上勢如雷一槍風卷梨花急洞脅猶能縛賊回

紫薇街寧波南門內孔道也游擊黃泰等帶兵五百人進逼南門夷人守門者不及二十人見我兵衆踉蹌遁去泰以軍令須俟江上火攻船舉發方行開仗乃總翼長余步雲前鋒策應李廷揚既不如期而至船上火起又以路遠不能瞭見繼聞西門礮聲始帶衆闖入遇夷兵於紫薇街相持兩時許守備徐宦最爲猛烈挺槍先進羣夷環擊刃出於脅猶奮殺嘆夷十餘人并生擒一人而死時我兵鏖鬬益急奈無後援傷亡漸多泰遂帥衆退出南門適遇船上夷兵登岸要截後路泰與守備魏啟明把總顧得靜外委王保元蔣維滮等均陣亡

怒起思提力士椎轟然一擊出江湄不堪寂寞金閶彥
重上靈橋弔死綏
初夷酋噗鼎喳郭士立盤踞甯城約祇二三百人蓋
其大隊夷兵均在定海繼聞將軍有進兵之信乃狼
奔豕突而來計船十九隻夷兵二千餘人散泊江畔
而噗鼎喳居一五桅大船寄椗靈橋門外編修朱楷
見其船離岸不及二里謂可於登岸時轟擊之乃請於
將軍密帶大礮一礮兵黃禮壽薛璩二人詭爲貨物
伏礮於岸側吳姓煙肆中以俟臨時舉發及西門開
仗時楷瞭見噗鼎喳率衆登岸乃命禮壽等然放之
肆主人見而大駭謂一擊不中我家齏粉矣卽幸而

得中安保他夷不我仇耶力掣禮壽肘禮壽不從遂與其夥將禮壽羣毆致斃楷與璩走避得免然亦鱗傷徧體矣

后土皇天實鑒之錚錚南八是男兒歸元雙目猶含怒想見銜鬚飲刃時

四川守備王國英攻寧波西門於地雷轟擊時帥衆奮入月城適遇夷酋郭士立於故紳吳鑑堂門下煙燄中挺刃而進欲手擊之左腿誤中火箭遂被執其部下傳聞異辭譁謂國英已降賊及三月閒我兵有自賊中歸者挈其屍至僕亦在紹興營中親見之面目如生鬚後枚子字迹猶未模糊故知爲國英無疑

蓋接戰時我兵被傷未死者夷人咸醫藥之頗以小
恩相結欲其歸後煽播謠言以懈我軍心凡我兵誤
被愚弄受其厚贈而歸者五十四人而國英獨能守
義痛罵不屈而死於是羣言始熄將軍以國英死狀
據實入奏旋奉　旨照例賜䘏其子錫文以千總儘
先拔補

小隊弓刀氣自雄銜枚疾走向江東昨宵可奈田夫紿
竟誤師期到日中

游擊劉天保進攻鎭海甫及城下羣夷按隊而出槍
礮齊發我兵惟以長矛及雙手帶刀接戰無一人攜
帶鳥槍者勢遂不支退至十里亭遇前鋒策應凌長

星合兵復進時天尚未明黑暗中以鳥槍亂擊夷人亦間有傷亡然終不敵其礮火之猛烈天保右臂中一槍子暈墜馬下旗鼓既失隊伍遂亂夷人復以火箭來射而我兵益不支矣時總翼長朱貴因取道慈谿昏夜不辨路徑誤走入鳳浦嶴翌日亭午始至駱駝橋而前軍業已敗歸貴欲合兵再進天保長星均不之應其部下尤怨憤咸謂朱將軍遲延不救致我敗績譁譟而前幾成奇變張應雲從中調停之始得解而貴亦不復鏖戰矣

頭敵蒼黃奮一呼飛丸創重血模糊憐伊到死雄心在臥問鯨鯢殲盡無

金川土守備哈克里攻奪招寶山礮臺羣夷用大礮俯擊而火性炎上不能命中屯兵登山最趫疾猱升而上搶入威遠城羣夷將遁適一夷船自金雞山嶴江而至用礮仰擊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迴前鋒策應聶廷楷相與布陣將復鏖戰時夷兵數不及三百見我兵衆不敢衝突相持久之鄉勇頭目謝寶樹奮怒先進誤中礮子仆入深澗中餘衆見而欲遁時劉天保淩長星已自鎮海城下敗去廷楷恐腹背受敵遂亦棄營退歸駱駝橋謝寶樹者河南祥符縣廪生也善技擊誤入紅纛于教縣官欲捕之故竄名鄉勇籍中思立功以贖罪及被傷為其同伴搶歸爺子

深入腹中謀出之而無術也呻吟一晝夜而死臨絕時大聲問其同伴曰寧波得勝仗否夷船爲我燒盡否我則已矣諸君何不去殺賊耶僕適聞之不禁淚下

僵臥荒原淚暗吞此時存問最銜恩傷心一七金瘡藥掩得淋漓幾血痕

凡爲槍礮中傷者均不卽死或未中要害猶可用小刀剜去鉛子以藥敷治之故我兵勇受傷未重而迴歸者五十餘人劉天保帶有金瘡藥屬僕及縣丞朱長孺等用酒調藥如法醫治而倉卒間既無從得酒兼之藥少人多治不及十之二三其餘均坐視其死

至今思之心猶耿耿

潮打梅墟浪迹深乘潮樓櫓織江心誰牽一筰麤於臂橫作千尋鐵鎖沈

梅墟居寧波鎮海二城之間江面最狹而夷船進犯之要道也張應雲謂此處必須從中截斷俾㖟夷不能互相救應故令舉人馮鎔約計江面丈尺兩岸打木樁鑄一大鐵鍊鎖之以阻截夷船來往因鍊重樁弱沈於江底時迫不及再鑄遂以竹纜代之及寧波開仗時果有一火輪船自鎮海闖潮而至船大纜細遇即迸斷而㖟夷反因此知我岸有伏兵駕礮來擊云

銅膽綠皮八百門擲來段俗作緞礮滿山根村農拾作田衣去可惜驢毛有燒痕

初寧波貢生林誥獻策謂用大礮不如用緞礮大礮工價既費運載尤難緞礮則輕而易舉又省工價臨用時裝藥審準之法亦視大礮較易緞礮者束緞如筒實以銅膽而牛筋生漆裹之者也將軍試之果靈便遠可及二里許遂發餉銀一萬六千兩令誥監造之得八百門進兵時張應雲令誥雇募鄉勇攜帶緞礮堵截梅墟盡謂梅墟江面闊二里許用之爲尤宜也及夷船掠江而過誥方令然放而夷礮已先發擊傷鄉勇數人餘眾遂潰逃時參將李偉舉都司謝天

貴帶兵甫至反爲鄉勇衝突隊伍遂亂自相撞擊蒼黃同走及退歸駱駝橋點視兵勇傷者十三人而綴礮八百門拋棄無一存者

亂次三更走石𥑮霜鋌不復響錚鏦艤舟相待無亭長誰保殘師濟甬江

自慈谿至寧波中隔一江必以船濟始進兵時令吏目濮貽孫於丈亭大西壩之間雇備民船渡登南岸及段永福等從西門敗出沿江西走欲覓渡船貽孫等已先期走避㗰夷駛駕火輪船乘風追下彼水我陸無可遮蔽槍礮故被創尤甚我兵不能渡歸北岸旋奔入大隱山糧絕益困憊强者劫奪村舍而弱者

往往餓死

癮到材官定若僧當前一任泰山崩鉛丸如雨煙如墨

尸臥穹廬吸一鐙

駱駝橋距鎮寧二城約二十餘里故張應雲屯兵於此以爲兩路後應廿八日夜半瞭見二城火光燭天勝負莫決繼聞礮聲四起或請於應雲曰我兵不帶槍礮而今礮聲大作恐或失利急宜運赴前隊以助戰而應雲素吸鴉片煙時方煙癮至不能視事及廿九日天明探報四至迄無確耗日中鎮海前隊劉天保等敗回傍晚寧波前隊余步雲李廷揚自慈谿帶兵至知其並未進城而段永福等已敗入大隱山誑

言蜂起加以敗殘軍士乏食哭聲震野或謂宜再進或謂宜速退聚謀至黃昏不決而暎夷旋從樟市來犯先焚我所乘火攻船以助聲勢繼閭發槍礮豕突而至我兵望風股慄不敢接戰咸向慈谿城退避而應雲猶臥吸鴉片煙半時許始踉蹌升輿而走凡吸煙販煙者暎夷皆不殺前歲陷定海同知舒恭受被擒去恭受向知縣事頗得民心故有以煙土納其懷中者暎夷搜獲之嘉其能吸煙也即遣歸內地

附駱駝橋紀事詩一首

雲塊大如磐廣漠厚陰積下聞胥濤聲亂次渡江磧初馬近薄城瞑黑險分搤龍碩倏四震光搖半天赤中馳霹靂珠血肉隨狼藉冒燼爭寸功性命孰遑恤

前鋒莽突衝後隊紛辟易朝陽照轅門纍纍見殘骼

小挫不復振鳥獸散無迹主蘇遥制師偏牙競陳策

三月始定謀襲遠臨疆場誰知萬天兵怯此數番船

陣烽愁不開海日慘將夕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戰栅

帳外交綏半死生帳中早賀大功成赫赫小紙尖如七

疑是韡刀出鞘明

方駱駝橋之望信也忽一人手小紅旗報稱前隊大

勝夷船已燒盡請速拔營入城言畢返身即去應雲

面有喜色即欲帶衆前往僕謂來者不知誰何宜姑

俟之然而文武隨員已爭入拜賀幷紛紛於鞾筩中

出小紙條謂有私親一二人乞附名捷稟中應雲許

之出稟稿塡入令從九品蕭貢琨繕寫僕始悟得功
之人不必親在軍中也無何敗信至衆乃爽然
背嵬五百壓雲屯陣脚如山屹不奔臣自死忠兒死孝
九原揮淚拜　君恩
金華副將朱貴甘肅蘭州人也部下固原兵五百人
皆驍勇善戰貴能部勒之最爲節制之師初以迷路
失期爲劉天保淩長星等訕笑心甚憤怒及自駱駝
橋退歸慈谿恐𠻳夷來犯縣城故札營城外大寶山
以防堵之而其旁西苑嶺則余步雲李廷揚李俸舉
謝天貴及天保長星等駐兵其上以爲犄角之勢越
三日𠻳夷果帥大隊自大西壩登岸約二千餘人蠭

擁而至貴首當其衝用擡礮轟擊夷人傷亡甚衆幾獲大勝而夷法臨陣退縮後者斬之且其登岸時船已駛往他處退亦無歸路故雖血肉狼藉而猶苦戰不已時步雲等已走避入城天保長星又以舊怨隔嶺坐視不肯助戰故貴勢益孤迨火藥既竭貴右臂爲夷礮擊斷猶以左臂掣紅旗招其下以短兵接戰及咽喉爲火箭所中始墜馬而亡其子昭南暐南復取其旗指揮衆冟旋亦中夷礮死計貴部下陣亡者四百三十六人（縣丞朱長孫之家丁誤報其主陣亡越數日長孫歸營將軍因恐陣亡中有不實者遲之一月餘始查明此數）武弁則都司陳芝蘭把總張化鵬外委何海毛玉貴馬隆圖等三十人文員則知縣顏

履敬馬兵則呂成喜單朋德以下一百七十九人步兵則馬有田登科以下二百三十七人後將軍以貴死狀入奏奉　旨賜䘏如例而嘆夷爲我兵擊斃者數實過之後用杉板船載其屍去蓋亦五六百人嘆夷自進犯浙東以來從未遇如此勁兵故其後在欽差伊里布者其前僞許四不平之事其一則謂我誘其深入用兵截殺也蓋其被創也大故以我此戰爲有深謀云

附過大寶山詩

日出鼓聲起日中鼓聲死日晡策馬來壁壘見殘阯廣場百畝寬石角豬如燬野草春始芽腥風吹㦃㦃

時有呻吟聲出自叢骸裏斃馬尤駭人如蝟攢百矢僵臥沙礫中瞪目猶怒視爾主知是誰酣戰更何似生當上雲臺死當燿青史我欲洗血骨拾枚認姓氏他日拜　國恩四鎮廟同峙前年從裕大臣死難定海鎮海者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謝朝恩四人時已奉　旨立廟春秋祭祀

慈谿萬戶靜如郵略有人煙慘不溫一死卻憐孫供奉誰攜山果飼飢魂

嘆夷火藥較中國倍用硝磺故其色白性尤猛烈然深藏艙底張應雲欲燒之而苦無其策也或曰用大猴猻多縛花爆於背然放之而拋入夷船火星四迸或可巧值火藥則一船齏粉矣應雲從之令外委秦

泝各處購買得十九頭進兵時以數夫舁至駱駝橋兵敗又舁歸慈谿舉人馮鎔家盡無人敢近夷船故雖有此策而未之行也及副將朱貴大寶山開仗時余步雲以下皆帶兵走避入城知縣王武曾欲閉城堅守而百姓又紛紛走避出城羣情洶洶劫奪滿途繼聞城外槍礮無聲知貴已戰死遂相率棄城同走糧餉支冊拋棄無存而猴猻十九頭皆餓死於馮氏

前廳

廚幕虛張列劍鐶天官小宰已生還八公草木依然在

綠擁春雲滿鄮山

鄮山俗名後山其北支爲長谿嶺距慈谿城二十餘

里槍礮之聲相聞也初參贊吏部侍郎文蔚誤信張應雲之言謂勦滅暎夷易如反掌故輕身前進屯兵長谿寺中以為聲援及聞寧鎮二城皆敗績已惴惴自危繼聞暎夷來犯大寶山益復惶惑矣按察使蔣文慶侍衛容照請於參贊曰急宜全師而退同知何士祁謂宜發兵進援總兵恆裕副將德亮謂宜俟夷至而擊之參贊無以決盤旋一室中口喚奈何者兩時許而慈谿礮聲遂絕俄應雲帥眾奔至知朱貴父子等已力戰死部下請參贊走者益眾徬徨至日暮參贊乃傳呼應雲欲問以進止而應雲已先走不得已遂問諸牙牌數牙牌數者用三十二牙牌分成奇

耦以卜吉凶者也時已黃昏忽寺後失火延燒廊宇
參贊疑㗾夷已掩至不告於眾僅攜左右數人徒跣
下山而逸眾旣失主將合營大閧互相驚竄黑暗中
呼救之聲滿山谷及天明始知自爲擾亂㗾夷實未
來犯也然而將已奔眾亦遂奔矣
盤盤複嶺縮春蛇破壘微聞鳥雀譁最是惱人山下路
亂堆香雪臥梅花
長谿嶺下居民多以種花爲業梅田相接十餘里文
參贊駐節時兵勇砍以爲薪或苦其礙路盡情斬伐
之僕於二月六日過其地時參贊已引兵去殘營廢
壘之旁老梅枝幹槎枒滿路窒礙難行蓋㗾夷之來

犯也見我兵已走遷怒寺僧焚燒殿宇過半將參贊
所棄輜重盡數運去而猶恐我兵之襲其後也故以
梅花壅塞山逕云
附踰長谿嶺投宿村農徐光治家詩
掘壕松磵根築寵石巖罅列幕猶滿山淒此無人夜
紺宇盛金碧入門足悲咤焦土積三尺昨日或臺榭
卷地風如刀餘燼亂騰射祠子臏兩三齋廚啜殘炙
就與問戰功冷語帶嘲罵黃月起大荒囧囧斷橋亞
寒林颯有聲鬼狐悄同駕巨壑慘霧屯壞道哀湍瀉
所恐記憶眞他日夢成怕盲進蹣跛陀喘息叩村舍
居民半逃亡蘡藩莫吾訝有農病囊臥篝鐙起相迓

知我虜服回款留頻慰藉感此一飯恩冥報亮宜謝
三日亂軍中槖饘向誰假
天花古剎悵重經殿角淒清響梵鈴昨夜軍容猶在目
風鐙吹落萬春星
天花寺在曹娥江畔將軍駐兵其地以待張應雲捷
音之至而應雲所最倚重者寧波漕書陸心蘭等
謂其能句通漢姦爲內應一俟外兵四集卽將夷酋
郭士立等擒獻軍門及大兵既發心蘭自賊中先期
奔至報稱師期已洩夷酋警備嚴密不能縛致云云
軍中得此信將士已羣議蠭起矣既聞前營失利人
心益搖隨員阿彥達等遂有退兵之議時方有鑒於

前次進兵之弊特雇役夫四千餘人以備用而投效知府金石聲彈壓過嚴役夫鬨散聲徹將軍左右阿彥達謂軍心已亂請於將軍曰武官不宜言走吾輩文官即退逃豈爲懦怯耶舉人臧紆青獨曰爲今之計宜進不宜退一退則衆心瓦解矣若云新挫之後不利速戰則上虞一縣僻在山谷進屯其地亦可徐圖再舉阿彥達等不以爲然譁爭至更餘不決將軍以好言相解謂姑俟明日再議夜半文參贊自長谿領帥衆退回聲言夷兵猛烈不走且踵至將軍信之下令軍中宵濟而退天明紆青將入帳再議而軍士已無一留者遂大忿喚小艇歸紹興僑寓民家不復

入戎幕初將軍麾下直言之士首推紆青將軍亦頗

敬信之故文武各員尙多顧忌及其旣離左右遂各

便其私圖而軍事益不可問矣

浙水東西自合流中丞抵死盡鴻溝越山詛咒吳山禱

隔一之江兩樣愁

巡撫劉韻珂鎭守杭城極得民心嘗抱病合城紳士

設醮吳山代爲祈壽而錢塘江以東不問也將軍自

天花寺退回欲帶兵渡江韻珂恐兵勇騷擾閭閻堅

執不可遂留大兵紹興而以輕騎入杭城紹興士民

聞之譁曰我等獨非公百姓耶爰有劉中丞城守營

城中頌公公益尊城外哭聲公不聞之謠

遊魂夜夜泣荒萊酹酒曾無火伴來殘骨一囊家萬里

春閨猶夢凱歌回

自寧波敗歸後查點陣亡兵勇計一千一百六十三人此就營員呈報而言未必實數也兵則有籍可稽若南北勇潰散之後管帶之員利其有撫恤銀往往扣報陣亡其有親屬在營者挾其屍歸葬紹興西郭門外或且付之火拾殘骨一二貯以布囊謂將俟班師之後歸報家人也其餘則拋棄戰場閒莫之瘞埋甚或利其橐有餉銀褫而搜之以致骨肉狼籍云

野祭荒荒萬墓霜登壇老衲梵聲長三更演罷瑜伽法

斗大青燐走國殤

朱貴父子屍歸紹興其部下殘卒醵錢斂以棺木幷

延大善寺僧明性等九人追薦其靈各營聞之互相

仿效遂於演武場結壇大作佛事晝誦經夜放燄口

或祭其主將或祭其火伴招魂之聲與梵唄聲相間

也凡十日乃罷

縛賊聲名滿廣陵少林遺派有師承臨風流盡雙眸血

可比臍心一點鐙

楊泳揚州名捕也拳勇得少林眞訣年已七十猶能

敵數十健夫初舉人臧紓青耳其名薦諸將軍募爲

北勇總頭目泳又攜其高手弟子數十人來頒波之

戰陣亡過半泳哭之哀雙目盡腫又北勇魏允升王

大疙瘩等以頭目米長生剋扣口糧悍不帥教長生

乃借他故屬隊長棍責之允升等忿憤夜殺長生於演武場剖其腹實以稻草而焚之天明紹興知府定保聞之立時緝捕而允升已遁祇獲爲從數人

飛盡蟲沙劫後灰均奢橋畔重徘徊蠨蛸網衕黃金尺小肆無人問卜來

張永茂蕭山縣人嘗賣卜縣治側均奢橋畔與夷陷城永茂遁歸內地投效將軍麾下將軍派同會稽副貢孫釗隨張應雲辦事永茂頗思立功聞應雲有暗伏鄉勇之謀乃遂銳身自任謂或衆或寡皆能從六門設計導入城中寺院尤少小熟遊地亦能密爲安插應雲乃撥勇百人令與孫釗同往相機行事初釗以

永茂出身微賤頗輕之至是恥與其事乃紿之入城而自帶北勇避至東田湖永茂既覓釗不得坐待數日而大兵敗績矣奔回慈谿哭訴於應雲應雲慰解之永茂憤曰孫某誤我我必與質於將軍前乃買舟至天花寺而將軍已退回杭州矣初永茂在危城中數日已飢憊不堪及是囊空糧絕舟子索錢無以應遂至鬪毆拳甫下而氣已絕蓋年垂七十矣明永樂時鄞人胡宏善卜發無不中嘗著筮書名黃金尺見

兩浙名賢錄

漢相街亭振旅還貶來三等令如山而今別有行軍法

問罪龔丞醉尉問

將軍自東關退回查取各員罪狀人人歸咎張應雲謂其寧鎭二城並未設伏鄉勇而妄報布置周密且所辦火攻船貽誤尤多咸請將軍奏斬之而將軍與應雲有師生之誼意不能無袒護員外阿彥達爲將軍幕中最用事之人適受應雲賄代爲排解阿張二人皆行八時稱二八佳人以比古之二五耦將軍遂祇以火攻船貽誤入奏請將張應雲舒恭受李維鏞王希璧四人帶罪立功幷著罰賠火攻船料他日不準報銷云云王希璧山陰縣典史也初以管帶鄉勇曾向糧臺支銀一萬五千兩阿彥達怒其不以賄至故敘摺時列其名於四人之內實則並未承辦火攻船也摺旣發希璧聞之大

憤諱爭於將軍前將軍心知其誤而又不能委咎阿彥達遂曲意調停之賞希壁藍翎一枝以平其氣後軍務既竣希壁所帶藍翎因未經入奏旋亦拔去

廬江小吏計偏奇巧借紅毛一旅師道是兩頭都喫毒誰磨長劍斬蜖蟦

陸心蘭寧波府戶科猾吏也平日經理漕糧家頗饒足嘆夷陷寧城其酋郭士立獲之見其才幹老練欲藉爲羽翼特優禮之并屬其招集市中游手名爲紅毛鄉勇人日給番銀半餅嚴加訓練以爲抗拒我兵之助及張應雲總理前營聞心蘭非甘心從賊乃介同知舒恭受知縣葉堃等密遣人句通之而心蘭亦

令其子文榮暨親戚呂美章至矢言悔過之誠并云

夷酋託以心腹紅毛鄉勇皆其管帶若得餉銀五千

兩可買轉衆心開兵時願縛夷酋以獻應雲誤信之

發餉銀如數飭爲內應乃未及開兵而心蘭先謁將

軍於天花寺報稱衆人利嘆夷日給多金不肯爲我

用今幸脫歸甘受死罪將軍怒其誑鎖諸轅門旋以

倉猝退兵心蘭潛逃去後亦不復追捕矣初寗波多

錢市店主常與蘇杭市儈預度錢價之低昂以卜勝

負名曰拍盤嘆夷陷城日有恆豐店者適當暨莊暨

莊者謂積錢最足之時也嘆夷擄之去約二十六萬

串而彼法不用中國錢且攜帶又不便故每令心蘭

易銀於村鎮問及我進兵之有日也心擒紿夷酋曰

杭紹錢價騰貴可往易之遂攜錢六萬串而遁歸內

地此其賊中脫身之計也僕聞之呂美章云

磔鼠淋漓血點新高竿梟示揭城闉終嫌列鎮蓮花幕

容得耶穌教裏人

或謂將軍曰軍機之洩由於漢姦漢姦之來由於禁

絕鴉片煙葢中國販煙者恆與大小各衙幕友家丁

相結納今既嚴禁販煙則此輩無可分肥勢必狼狽

為姦甘為夷用以潛探我軍機如琦善之誤信鮑鵬

伊舍章伊里布之誤信張禧皆以左右親信之人交

通外寇此其明證也故欲除漢姦非釐清各衙門幕

友家丁不可而欲知幕友家丁之爲漢姦非嚴究天主教不可天主者唤夷之祖名耶穌漢姦多奉其教者也將軍從其議行文各督撫各督撫不之應將軍遂祇取顯有從逆實迹者五人戮諸會稽昌安門下一顧保齡一王國保一徐勝郎大薄版其二則土娼殷狀元及其義子虞得昌也顧與王投效文參贊麾下嘗長谿寺之退兵也參贊正惶惑間適見寺後火起疑爲變生肘腋倉猝中不告於衆而遁糧餉文書均不及攜取事後查訊放火之人則顧與王也故戮之大薄版寧波之積賊初裕謙聞其能出諸獄中賞以頂帶錄爲鄉勇頭目及鎮海失陷大薄版乃充嚮

紅毛鄉勇受唉夷僞命來釘我礮門外委平安邦見
而捕獲之凡大礮火門用鐵釘釘入再以鹽滷灌之
則閉塞而火不然故唉夷設此策以壞我礮殷則以
二女嫁夷酋郭士立虞卽所謂二舅爺藉其母與妹
之勢而擅作威福者也是二人皆鄉勇頭目張小虎
計擒以獻後夷酋棄城去殷之二女皆歸張小虎爲
妾
載得殘戈斷鏃來請功人自笑郡獄留連鏡水稽山畔
一月烏篷不敢開
凡軍械除兵弁自帶外餘皆在支應局按名給發寧
波敗後拋棄滿塗帶歸者十無三四也民人趙國慶

連飛鵠等冀邀獎賞於慈谿鄞鎮間收羅大礮檯槍鳥槍長矛短刀銃鐮等數百具裝載三船至紹興呈諸大營請功將軍飭支應局驗收而支應局利在再造可侵漁工價固不以來獻者爲有功也遲之月餘始申稟將軍謂諸器毀壞不堪再用今姑收之似可無庸獎賞國慶等乃悔恨而去紹興船有烏篷鳥篷兩名